

釋

帶

屯

屈 萬 里

一、𡩺 𡩻 二字舊釋概述

在古彝器銘辭裏，常見𡩺 𡩻 二字連文，茲略舉數例如下：

易休玄衣帶 𡩻 赤市朱黃……○走馬休盤，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七。

易寰玄衣帶 𡩻 赤市朱黃……○寰盤，同上。

易女玄衣帶 𡩻 赤市朱黃……○盤鼎，同上卷四。

易載市同黃玄衣帶 𡩻 戈肅咸旂。○師奎父鼎，同上。

易女玄衣帶 𡩻 ……○無惠鼎，同上。

𡩺字除了上舉的等形狀之外，還有作𡩺、𡩻等形的（均見頤盤。宋人金文書中，著錄此字的異形更多；因為傳刻多訛，這裏不再列舉。下文𡩻字同此。）𡩻字除了上舉的等形狀之外，還有作𡩻、𡩻等形狀的。由各器的銘文看來，𡩺 𡩻 顯然是天子賞給大臣的一件物事。而著有此類字樣的器物，又以西周時代的為最多。

宋人所著的金文書，如考古圖、博古圖錄、嘯堂集古錄，都把此二字釋為“束帶”；只有清光緒間劉氏玉海堂所刻嚴鐵橋和蔣嗣曾合摹的宋本薛氏鐘鼎彝器款識，在釋文裏多寫作“帶屯”。但卷十的伯姬鼎，在釋文裏，既把此二字寫作“帶屯”；而在釋文後所附的說明裏，又寫作“束帶”；這是非常矛盾的。可是明崇禎間所刻的薛書，“帶屯”二字，也作“束帶”。可知所謂宋本，恐怕是經後人改過的。

清代早期的學者，多把此二字釋為“帶束”。只有孫星衍的續古文苑（卷一）在周繇惠鼎銘裏，把它們釋為“帶屯”；屯字下並附注一個“純”字，表示屯當讀純。晚清以來，雖然還有些人把此二字釋為帶束；但主張釋為帶屯的漸漸地佔了優勢。攬古錄卷三之三頤敦下引徐籀莊（同柏）的話說：

帶束，或釋爲純。(里案：原文如此。純上疑脫帶字。)帶，卽書絺繡之絺；純，緣也。

元(玄)衣帶純赤芾，謂元(玄)冕服及冕服之裳與蔽膝也。

劉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二)無惠鼎的考釋裏，更申明並修正了徐氏的意見，他說：

帶，相承釋帶。徐籀莊釋帶。說文：“帶，箴縷所紩衣。”今女工刺繡，謂之針帶。它器作帶。卽帶屯。案：邾公望鐘：“以其Φ于穌作。”卽錚于也；蓋屯字用爲錚耳。此作Φ，正與彼合，是屯字也。凡寰盤帶Φ(原注：“阮書如此；據古錄作Φ。”)師盂父鼎帶Φ，頤鼎帶Φ，頤壺帶Φ，視此矣。若依舊釋束，其如邾公望鐘屯于何哉！又考倬簋：“用斲賢壽Φ魯。”亦屯字，多一橫筆。而害敦帶Φ(原注：“又一敦作Φ；又一敦作Φ。”)亦如此作。是無論多一橫、少一橫，皆屯字矣。凡帶屯讀純。宋人釋束，近人釋裳，皆非。書禮以純爲緣。帶純者，繡緣也。說文：“緣，衣純也。”廣雅釋詁二：“純，緣也。”案：緣者，領也。

劉氏說邾公望鐘的Φ于二字，以爲是錚于，雖然是錯誤了；但他說Φ是屯字，則是正確的(詳後)。他說：“近人釋裳”，是指吳大澂說的。吳氏在憲齋集古錄裏，於此二字，皆釋爲“帶裳”。在師盂父鼎銘文(見憲齋集古錄第四冊)後面，吳氏還特別的說：“Φ，古裳字。”但他爲什麼解釋爲“裳”字，在字形方面，却沒有說明。

清末民初的學者們，除了羅振玉對於帶字闕疑未釋(貞松堂集古遺文，凡“帶Φ”二字，在釋文裏，帶字都作口。)以及還有的人依從舊說釋作“帶裳”外；其餘的人，大都傾向於“帶屯”的解釋。孫詒讓的古籀拾遺(卷上、辛辟父敦)說：

帶Φ二字，呂釋爲帶束；宣和圖及薛釋從之。(原注：“王錄亦同”)此二字金刻甚見，諸家所釋皆同。惟孫氏續古文苑周舞惠鼎銘(原注：“亦見阮款識，題無惠鼎”)，釋爲帶屯，讀屯爲純。以字形覈之，孫釋是也。說文帶部：“帶，箴縷所紩衣；从甫，辛省。”凡金刻帶字，如伯姬鼎作帶，頤鼎作帶，寰盤作帶，周寶父鼎作帶，形並明皙。其上作卣者，辛省也。其下作卣者，甫也。此敦三器，作帶芼芼芼諸形者，筆畫少有減省耳。至屯字，三器互異：一作芼，二作芼，三作芼，似傳摹皆有訛舛。其見于它器者，如伯姬鼎作芼，無專鼎作芼，頤鼎作芼，頤壺作芼，頤敦作芼，寶父鼎作芼，從不誤。遲簋：“用斲賢壽純

魯。”純作𠂔 𠂔二形，亦可與諸器屯字互證。帶屯，即書顧命黼純之省；謂以黼文爲玄衣之緣也。

後來，郭某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無惠鼎）裏，也有類似的說法：

玄衣帶屯語，亦見休盤、頌鼎、師盂父鼎、寰盤等銘。舊釋帶爲帶，形雖近似，苦無確證。王國維說爲“兩已相背之黻字”。今案：新出鸛毀字作𠂔，乃黼之異文，則釋爲帶，無可易矣。屯，舊釋屯，讀爲純。吳大澂釋裳，以小雅九罭“袞衣繡裳”爲證。案：以釋屯爲近是。遲盨純魯字作𠂔，與此正爲一字。釋裳，文雖可通而字形無說。

按：帶字已見於甲骨文；曾伯霽簠裏也有這個字。（三代吉金文存卷三第二十一葉的且已鼎，也有這個字；因爲其義未明，茲不論。）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三十八葉七片作𠂔，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第四六三二片作𠂔。殷虛文字類編（卷七）說：

祚案：王徵君說，此殆是黻字，所謂兩已相背者，形當如此。師盂父鼎作𠂔，頌鼓器作𠂔（原注：“舊釋作帶。”），與此略同。多與屯字連文，謂黻純也。

曾伯霽簠的銘文說：“曾伯霽𠂔聖元武，元武孔𠂔。”這個𠂔字，有許多紛歧的解釋。

解釋曾伯霽簠裏這個𠂔字的，以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爲最早。它把此字釋爲“業”，但沒說明所以釋爲業的理由。後來，據古錄金文，從古堂款識學，密齋集古錄，奇觚室吉金文述，也都依樣葫蘆地釋爲“業”字。綴遺齋彝器考釋則認爲它是“光”字。它說：

此字上从山，火字也。說文：光，古文作𠂔，又作𠂔。可證。

吳闓生的吉金文錄，也把它寫作業；不過，吳氏却說：“吾以爲當讀孔常，乃與下韻。”但業字何以能讀爲常？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於是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就干脆說它是常字。它說：

𠂔乃常之異文。說文：“常，下帛也；从巾，尙聲。裳，常或从衣。”此从巾从帶省。蓋常若裳乃形聲字，此乃會意字。此讀爲堂皇之堂，高也；盛也。聲正入韻。

上述的這些人們，似乎都忽略了其他彝器裏“帶屯”的帶字。只有孫詒讓、于省吾和唐蘭，注意到了這一點。古籀拾遺（卷中）解釋曾伯霽簠的𠂔字說：

詒讓案：𦰩字阮釋爲業。說文、汗簡、古文四聲韻及金刻業字無作此形者。其字與宰辟父𦰩“帶純”帶字正同，此當亦卽帶字，其讀當爲希。（原注：“書咎繇謨：‘絺繡。’孔疏引鄭注云：‘絺，讀爲帶。’周禮司服注引書作希，云：‘希，讀爲絺。或作帶，聲之誤也。’說文有希聲無希字。段注疑希爲帶之古文；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又謂希卽帶之省。段說近似。”)“元武孔希”四字爲句；希，遠也。

于氏雙劍謠吉金文選（曾伯雲）說：

𦰩，舊釋爲業；似是帶字。休盤帶作𦰩，害𦰩帶作𦰩。但“哲聖元武，元武孔帶”，不得其解耳。

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下編、第二十一葉。）說：

曾伯雲的𦰩，前人誤釋做“業”。（原注：“容庚引‘哲聖元武，元武孔𦰩’，以爲釋‘業’和文中用韻不合，因改入附錄。郭沫若仍釋做業，以爲和‘午’‘武’合韻。”）我在字形方面，認爲當是𦰩（帶）字的變體。而休盤的“𦰩𠂔”，宰辟父𦰩的“𦰩𠂔”，都是“帶屯”，（原注：“‘帶屯’，金文習見，吳大澂釋𠂔爲裳，誤。‘帶屯’就是顧命的‘黼純’。士喪禮記：‘紼紳緇，緇純。’注：‘飾裳在幅曰紳，在下曰緇，飾衣曰純。’所以金文常說：‘玄衣帶屯。’”）是第一個有力的證明。簠銘說：“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雲哲聖元武，元武孔帶，克狄淮（淮）尸（夷），印變鬻湯，金衛錫行，具既卑方。”“午”“武”是韻，“帶”“尸”是韻，“湯”“行”“方”是韻。（原注：“‘帶’訓‘袂衣’，有工緻、緻密的意思。‘帶’‘至’聲相近。弓人注、簡南山箋，都說：‘至猶善也。’”）是第二個有力的證明。

由上文所引述的諸家之說看來，從清代晚葉後，以主張把𦰩字釋作帶、把𠂔字釋作屯的爲最多；而且，他們所持的理由，也比較充足。諸說中尤以孫詒讓的議論最爲詳密。雖然他所根據的薛氏和阮氏的兩部款識，把帶屯兩字的形狀多半刻得訛變了；但，他的結論是正確的。

二、𦰩 𠂔 與 黼 黻

從字形來看，𦰩和說文的𦰩字，筆畫雖然小有不同，但却很相似。小篆是從古籀衍變而來，而且訛變到面目全非的字，非常之多；此字雖稍有訛變，但相差還不太遠。因而，自孫星衍以來，許多學者把它解釋爲帶字，在字形上說是比較合理的。古

文字的虛廓，常常變成實筆。如甲骨文的吳(天)字，金文就變成了𠂔；甲骨文的口(丁)字，金文就變成了𠂔。像這類的例子很多。那麼，𠂔字可以變成𠂔，自然也不是奇異。金文裏常見“𠂔右”二字連文(見善夫克鼎、頤癸等)，大家都把𠂔字解釋為屯；以為“屯右”就是周誥中見過不止一次的“純佑”。這個解釋，於形於義，都很切合。又克鐘：“用匄𠂔段永命。”“𠂔段”，大家都以為即詩經中所常見的“純嘏”。這解釋也非常正確。那麼，𠂔就是𠂔，也就是屯字，當無可疑。

但“帶屯”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孫星衍既在屯字下加注一個“純”字，他的意思似乎是把帶屯解釋為刺繡的花邊。而且，由於孫氏是把純字注在無惠鼎“玄衣帶屯”的句下，更可以推知他所指的可能是上衣的花邊。後來劉心源、孫詒讓、唐蘭(以上各家的意見，都已見上文所引)和日本的白川靜教授(見金文集二、師盂父鼎)，都有同樣的意見。徐籀莊則以為是刺繡的下裳(見上文所引)。近人黃公渚在他所著的周秦金石文選評注裏(解鼎篇)，仍把“帶”釋為“帶”，以為“帶屯”是帶之有邊緣者。

按：諸家把帶字解釋為刺繡，都是受了說文的影響。孫詒讓說金文裏的“帶屯”，就是尚書顧命裏的“黼純”，這一說本來不錯。但，孫氏竟忽略了顧命裏的黼純，乃是指席子的邊緣而言；而席子是無法加以刺繡的。黼純固然有在裳上的；但金文裏既常見“玄衣帶屯”的話，可知這黼純也可以在衣上。至於黃氏，他既把帶誤釋為帶，其說自無足取。那麼，從顧命的資料看來，這關鍵並不在是不是刺繡的問題，而應該是花紋問題。

王靜安以為帶就是黻字，象兩己相背之形。他又說帶字常和屯連文，以為是“謂黻純也”。這話雖然大致不錯；但“黼純”何以能作“黻純”？“兩己相背”，到底是什麼形狀？王氏却沒有說明。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檢討一下黼和黻兩個字。

解釋黼，黻二字的文獻，可以分作兩部分：其一，是就它們的色彩來說；另一，是就它們的形狀來說。就色彩來說的，以為黼是白黑相間的花紋。這一說始見於周禮的考工記。考工記畫績之事說：

白與黑謂之黼。

詩毛傳(見小雅采芣“玄衮及黼”和大雅文王“常服黼黻”傳。)和說文都承用了這一說法。而且，後

來凡是用色彩來解釋黼字的，都無異說。

說黻字的色彩的，也始見於考工記的畫績之事；說：“黑與青謂之黻。”詩毛傳（見秦風終南“黻衣繡裳”傳。）和說文，也同樣地承用了考工記之說。這也是後來一般人都採用的說法。但却有一個異說，那就是高誘注淮南子說林篇所說的：“青與赤爲黻。”他注呂氏春秋季夏紀，也說：“黑與赤謂之黻”。高氏的這一異說，不知是他自己記憶偶誤，還是另有所承？不過，照理說，高誘的說法應該也是本於考工記的。

就形狀方面說的，都說黼是斧形。如：

斧，謂之黼。 爾雅釋器。

黼文如斧形。 尚書臯陶謨（偽古文本益稷，下同。）正義引孫炎說。

白與黑謂之黼，斧形也。 桓公二年左傳杜注。

黼者，織爲斧形。 漢書賈誼傳“美者黼黻”顏師古注。

黻，則是兩已相背之形。如：

黻，謂兩已相背。 尚書臯陶謨正義引孫炎說。

黻，兩已相戾。 桓公二年左傳“火龍黼黻”杜注。

黻文如兩已相背。 爾雅釋言“黼黻，彰也”郭注。

黻爲兩已相背。 尚書臯陶謨“黼黻”偽孔傳。

說黼是斧形，本來沒有異說。但孔穎達解釋所謂“斧形”，却另有說法；尚書臯陶謨正義說：

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

孔氏所以這樣說，可能是由於他沒見過以斧形爲花紋的物事之故。

至於解釋黻爲兩已相背之形的，不同的意見就多了。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顏師古注說：

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

按：韋賢傳的“朱紱”二字，當是本於周易困卦九二爻辭“朱紱方來”；這裏的紱字，應該就是紱字，也就是蔽膝。顏氏把它解作黻，以爲是朱裳上所畫的花紋，雖然與漢書的本義不合；但，以紱爲黻，却也是有旁證的。文選潘安仁楊荊州誄：“亦朱其紱”，李善注說：

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

可見黻和紱可以通假。顏氏以亞形花紋來解釋紱字；顯然地，他是把亞當作了兩己相背戾之形。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引述了顏氏此注之後，却說：“據此知兩己之誤也。”這一論斷，恐未必和顏注的意見相符。

阮元則以爲“兩己相背”應該作“兩弓相背”。阮氏學經室集（卷一）有釋黻一文，說：

說黻者曰：“兩己相背戾。”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戾，非兩己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己之己何物耶？

徐灝又以爲當作凸形。他在說文解字注箋黻字下說：

黻，古文作市，卽蔽前之鞵；此以其刺繡而从滯也。兩己相背，蓋作凸形，而刺繡於其間。市有朱赤之色，則黑與青其圻鄂之緣歟？凸正象鞵形。

後來王元程、池伯煒，都有釋黻之作（兩文都見於說文解字詁林所引）。王氏支持阮氏的說法，池氏則仍主兩己相背之說。直到現在爲止，對於黻的形狀問題，還沒有定論。

三、滹 屯 今 釋

甲骨文和金文裏，只有滹字，沒有黼、黻兩字。从滹的字，甲骨文中沒見過；在金文裏，只見過黼（見黼黻，三代吉金文存卷九第四葉）和黻（見鄭興伯，憲齋集古錄第十七冊）兩個字。滹字不可識；黼，當是說文的黼字。說文說：

黼，合五采鮮色。从滹，盧聲。詩曰：“衣裳黼黻。”

按：“衣裳黼黻”，今本詩經曹風蜉蝣篇作“衣裳楚楚”。可知从盧、从處，都和楚同聲；也可知黼黻是同字異體。但今本說文的“合”字，經典釋文引作“會”。會是繪的意思；今本說文，恐怕是傳寫之誤。黼是畫成的五采鮮色，這和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同樣地只就色采來說，而沒說到它們的形狀。這給人們一個啓示，那就是最早出現的滹字，當是某種花紋的象形字，後來加上甫、发、處等注音的偏旁，用來表示同一花紋的不同顏色。

說文用“箴縷所紩衣”解釋滹字。徐鉉注滹字的音是“陟几切”，當是從紩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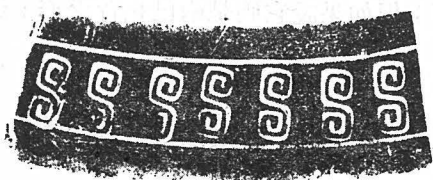
的。我覺得這個音和義，都是後起的。滹字最初的聲音，當和黼相同。這不但有尚書顧命篇的“黼純”和詩小雅采芣的“玄袞及黼”兩個黼字，就是金文中常見的“玄衣滹屯”的滹字，可爲的證；從曾伯霽簠中滹字的押韻看來，更可以斷定。唐蘭說曾伯霽簠的滹字，和“尸”字爲韻，他因而認爲應讀作陟几切（說見前）；其實是不然的。曾伯霽簠開頭一段的原文是：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霽愿聖元武，元武孔滹。克狄淮夷（夷），印變鬻湯。
金衡錫行，具既卑方。……

從文義來看，這段話的開頭兩句，是記時日。以下二句，是泛說曾伯霽的聖明與英武。克狄淮夷以下，是敘述他的實在功業。由此看來，“曾伯霽愿聖元武，元武孔滹”二句，必須連讀，文氣纔能貫串。從押韻的情形來看，這段話也顯然地是開頭的四句一韻（首句不押韻），以下湯、行、方……一韻（尸字也不押韻）。所以，尸字根本不是韻脚，自然不會和滹字爲韻。由此說來，這裏的滹字，應該和午、武同韻，也是無可否認的。滹字既和午、武同韻，滹屯又和黼純相同；那麼，滹字應該讀爲黼的聲音，當可確定。我在作曾伯霽簠考釋一文（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時，曾經認定滹字應和黼同音；但那時所說的理由，却不够詳細。現在再疏通證明如上。

前面說過，滹當是某種花紋的象形字；這從甲骨文和金文中滹的字形看來，當可斷定。後來，加上甫、𠂔、處這些注音的偏旁之後，本來是表示同一花紋的不同顏色；但是，後世解說的人，却把黼黻兩字說成兩種不同形狀也不同顏色的花紋。把黻字說爲“兩已相背之形”，還保持了原義（說詳後）；說黼字爲“斧形”，當是由“甫”的聲音附會而來。而古代實在沒有用斧形作爲衣物之花紋的（後世附會之說，自不必論。），於是孔穎達不得不說爲“似斧双白而身黑”。這充分地表露出來孔氏理屈辭窮的窘狀。

殷周時的席子和衣服，由於質料易朽，現今已無法看到。但，那時代的陶器和銅器，有些還保持着“兩已相背之形”的花紋。這種花紋，有的簡單，有的複雜，有的變幻多端，乍看不易辨認；而仔細分析起來，却仍然可以看出來它的本來面目。簡單的像李濟之先生殷虛器物甲編中所著錄一件殘陶：



(見原書圖版伍拾叁頁之18)

這一陶片的花紋，可以一望而知是“兩已相背之形”。稍微把花紋變得活潑一些的，如夔簋：



(見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六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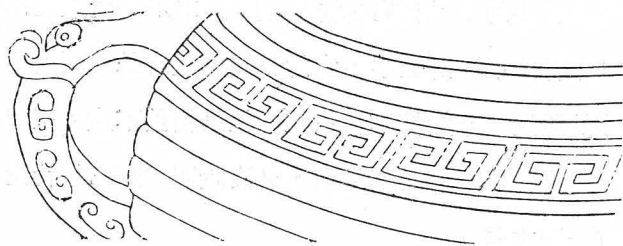
這是一般人所謂“雲紋”的，而實際上是略帶波磔的兩已相背之形。和此相似的另一變體，像曾太保盆的花紋：



(見容庚頤齋吉金圖續錄第四八圖)

這也是一般人所謂“雲紋”的；可是和夔簋的花紋一作比較，就可知它仍是由兩已相背之形演變而來。

彝器中的花紋，也有作兩已相向之形的，如西清古鑑所著錄的周仲姬敦：



(見原書卷二十八第六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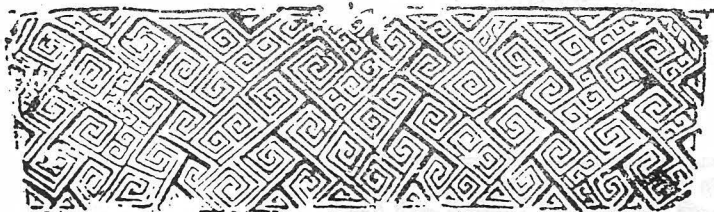
這種花紋，如果做得活潑一些，就成了武英殿彝器圖錄所著錄的鈎連雷紋甌的形式：



(見原書一三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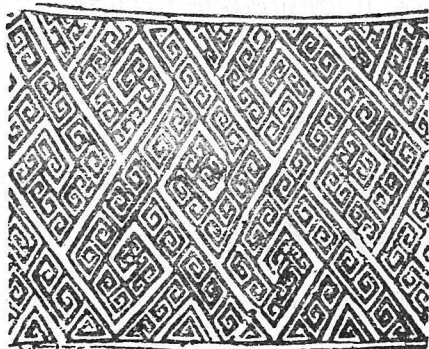
以上兩種花紋，應該是兩已相向之形；但如果說它們是兩已相背之形，似乎也可以說得過去。

比較複雜的形式，例如武英殿彝器圖錄所著錄的亞醜方鼎的花紋：



(見原書第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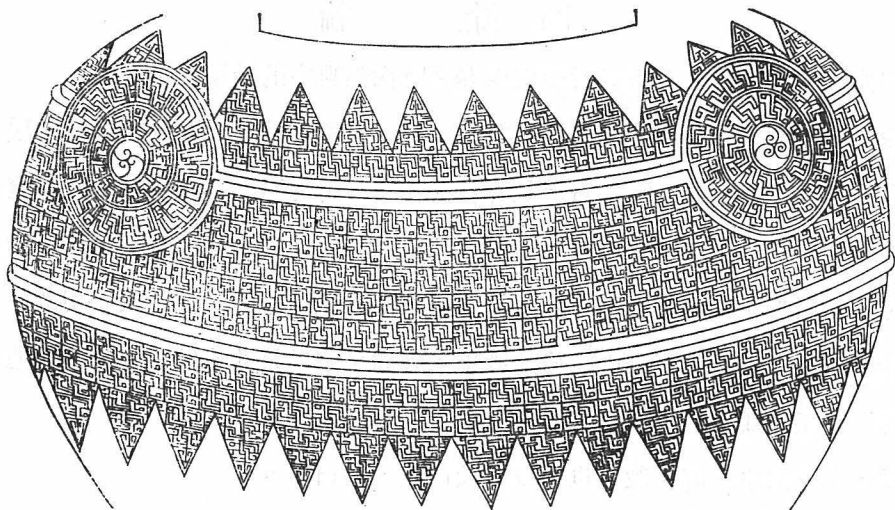
更複雜些的，例如同書所載鈎連雷紋兩耳甗的花紋：



(見原書一四五頁)

這兩種被一般人稱為雷紋的花紋，實際上前者是互相鈎連的兩已相背之形，後者除了兩已互相鈎連之外，中間又夾雜着小的兩已相向(或說是兩已相背)之形。從上述的情形看來，當可以斷定，所謂“兩已相背之形”的黻字，它的花紋，應當是上面所舉的那些形式。顏師古、阮元、徐顥等的說法，雖然都不够正確，但已相差不遠。王靜安說滯即黻字，雖然對了；但他沒說明滯何以是黻而不是黼，又沒說明“兩已相背之形”究竟是怎樣的花紋，所以也還有一間之差。

罍、甗、甗等字形中間的花紋，顯然地是象徵兩已相背、或互相鈎連之形；但它們上下的四直筆或三直筆是象徵什麼呢？我以為那是象徵上下邊緣之外的飾紋。我們既然見不到殷周時代的衣服和席子，現在仍以古器物為例。西清古鑑中周蟠虺甗的花紋是這樣的：



(見原書卷三十四第十五葉)

這瓶的花紋，雖然不是兩已相背之形，但還保留着“己”形的遺痕。而邊緣上下的尖形飾紋，似乎就是𣥂字上下三出或四出之形所象徵的物事。所以我認為滯字是這種花紋的象形字。它的音讀，被黼字保存下來；它的意義，被黻字保存下來。黼和黻都是後起的字；它們產生的時代，雖難確知，但似乎不會早到春秋以前。

上舉的那些花紋的形式，只是舉例，並非彙錄。從陶器和銅器看來，這種滯形花紋，在殷代就有，西周時代最為流行，直到春秋和戰國時代還沿用着。在它流行的時代來說，和書本文獻的記載，正相符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滯形花紋，多用在靠近器口的地方，也有些在靠近器足的地方。器腹上雖然也有以這種花紋為飾的，但究屬少數。由此看來，在殷周時代，是慣於把這種花紋用在器物的邊緣上。這種習慣，也正和尚書顧命為“敷重篋席，黼純”的記載相合。

周禮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的注說：“純，緣也。”儀禮鄉飲酒禮記：“蒲筵緇布純。”鄭康成的注也說：“純，緣也。”可知純字有邊緣的意思。從金文和書本的資料對看，金文中滯屯，就是顧命的黼純，也似乎沒有什麼疑義。那麼，金文裏所常見的“玄衣滯屯”，便是玄色衣服，而用滯形花紋飾着它的邊緣了。從金文的資料看，有滯形花紋的衣服，是由天子所特賜的；由書本文獻看，着這種衣服的人，是天子 and 諸侯等貴人們（見下）。這種高貴的服裝，受賜的人穿起來自然會感到“安且吉兮”，無怪乎他們要把這光榮的事情鏤之金石了。

四、餘 論

根據以上的論斷，我們試看西周至春秋時代經典中的黼黻兩字：

尚書顧命篇，黼字出現過三次。其一，是“狄設黼屨綴衣”的黼屨。黼屨，就是周禮春官司几筵的“黼依”；它當是飾着帶形花紋的屏風。其二，是“敷重篋席，黼純”的黼純，那是說席子的邊緣用帶形花紋為飾。其三，是“王麻冕黼裳”的黼裳，它當是繡着帶形花紋的下裳。在顧命裏，這三件衣服和器物，都是天子用的。

詩經大雅文王篇，說到亡國後的殷士，到周京來助祭的時候，周人還讓他們“常服黼嘒”。毛傳說：

黼，白與黑也。嘒，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鄭康成更申述之，說：

殷之臣……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按：黼嘒。當是飾有帶形花紋的帽子。在西周初年，這種帽子，恐怕還沿用着殷人的舊稱，而未必專為殷人之服。文王裏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是仍讓殷士（毛傳說是殷侯）帶着飾有帶形花紋的帽子，以表示周人給殷士的尊榮；而並不把他當作亡國奴看待。

小雅采芣：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玄衮及黼”，顯然地就是金文裏常見的“玄衣帶屯”。這當是玄色的衮服而又飾着帶形花紋。毛傳以為來朝的“君子”是指諸侯而言；從錫賜路車乘馬看來，毛氏之說似乎可信。

那麼，從詩經裏這兩處資料看來，服用以帶形為飾的帽子、衣服的，都是諸侯。

甲骨文和金文裏，只有帶字，沒有帶黼二字；前面已經說過。在西周時代的書本文獻裏，只見到黻字，沒見到黼字。在書本文獻中，黻字最早的出處，當是秦風的終南篇（尚書皋陶謨篇，是戰國時代的作品，說見拙著尚書皋陶謨篇著成的時代，原文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原文是：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這裏的“君子”，毛傳以為是秦襄公。此說是否，還難斷言。但他是秦國的君主，當無可疑；它是東周以來的詩篇，也似乎沒有問題。這“黻衣”則當是飾有帶形花紋的上衣。

此外，論語泰伯篇讚美夏禹，說他“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解釋黻冕的有些不同的說法；但，那恐怕只是飾有帶形花紋的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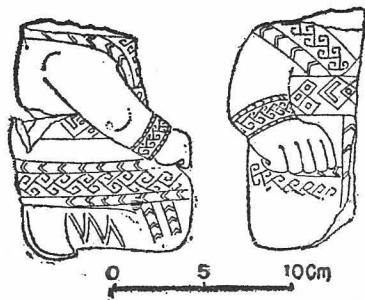
從這兩條資料看來，着黻衣的是諸侯，戴黻冕的是天子；也都顯示出飾有帶紋的是高貴的衣物。金文中所載接受“玄衣帶屯”之賜的人，雖然未必都是諸侯；然從各器的全文看來，他們都是公卿之類的大臣，則能確定。如此說來，金文資料和書本文獻所記載的情形，是一致的。

復次，黻冕和黼黻，黻衣和黼裳，雖然有冕之別，衣裳之異；但究竟是同樣的事物。因而我懷疑上舉的那些黼和黻，原來只作帶；它們右邊的偏旁，很可能是後人加上去的。黼黻二字，究竟起於何時，雖難確知；但到戰國時代，這兩個字已很通行，最顯著的例子，是尚書皐陶謨篇黼黻二字連用，以及考工記對此二字已有不同的解釋。至於春秋桓公二年左傳的“火龍黼黻”，雖然說是臧哀伯的話，實際上恐怕是左傳作者的鋪陳之辭；所以，它也可能是戰國時代的文獻。而詩終南和論語的黻字，是原來就這樣寫？抑或本是帶字，而被後人傳寫成黻字？現在就無法斷定了。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追 記

文成後，承石璋如先生告訴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侯家莊發掘所得的器物中，有一個殘破的石人立雕，它衣服上的花紋，很像兩已相背之形；並承把他即將出版的小屯殷代的跪葬一文給我看。文中附有這件殘石雕的插圖現在把它轉載在這裏：



就這件石雕看來，它的衣領，衣的下邊、以及袖口，都飾着互相鉤連的兩己相背之形的花紋；這給鄙說添了一個强有力的佐證。按：民國四十二年，李濟之先生作跪坐蹲居與箕踞一文，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該文附圖中，就有這件立雕。原圖是照像本，所顯示的花紋，雖然不如上列的描繪本清楚；但也約略地可以看到它那兩己相背的形狀。在草述本文時，竟忽略了這一個重要的資料。現在追記在這裏，益謝益友攻錯的厚意。

七月十五日萬里記

